



雨水，是二十四节气之第二个节气。通常在每年公历2月18-20日交节，随着雨水的到来，大地开始复苏，春天的气息也越来越浓了。雨水，表示两层意思，一是天气回暖，降水量逐渐增多了，二是在降水形式上，雪渐少了，雨渐多了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说：“正月中，天雨水墙纸一生水。春始属木，然生木者必水也，故立春后继之雨水。且东风既解冻，则散而为雨矣。”

“雨水”过后，中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回升到0℃以上，黄淮平原日平均气温已达3℃左右，江南平均气温在5℃上下，华南气温在10℃以上，而华北地区平均气温仍在0℃以下。雨水前后，油菜、冬麦普遍返青生长，对水分的要求较高。“春雨贵如油”，这时适宜的降水对作物的生长特别重要。而华北、西北以及黄淮地区这时降水量一般较少，常不能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。若早春少雨，雨水前后及时春灌，可取得最好的经济效益。淮河以南地区，则以加强中耕锄地为主，同时搞好田间清沟沥水，以防春雨过多，导致湿害烂根。俗话说：“麦浇芽，菜浇花”，对起

苔的油菜要及时追施苔花肥，以争荚多粒重。华南双季早稻育秧已经开始，应注意抓住“冷尾暖头”，抢晴播种，力争一播全苗。

雨水季节，北方冷空气活动仍很频繁，天气变化多端。既然这说到个季节冷空气活动频繁，就不能不提人们常说的“春捂”。这是古人根据春季气候变化特点而提出的穿衣方面的养生原则。初春阳气渐生，气候日趋暖和，人们逐渐去棉穿单。但此时北方阴寒未尽，气温变化大，虽然雨水之季不像寒冬腊月那样冷冽，但由于人体皮肤腠理已变得相对疏松，对风寒之邪的抵抗力会有所减弱，因而易感邪而致病。所以此时注意“春捂”是有一定道理的。这种变化无常的天气，容易引起人的情绪波动，乃至心神不安，影响人的身心健康，对高血压、心脏病、哮喘患者更是不利。为了消除这些不利的因素，除了应当继续进行春捂外，应采取积极的精神调摄养生锻炼法。保持情绪稳定对身心健康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。

暖心粥

◇车承金



金黄的，另一桶是大米粥，雪白雪白的。桶边有两盆拌好的咸菜，一盆芹菜，一盆芥菜疙瘩。矮墙里面是厨房，两个大蒸锅冒着缕缕热气。两个穿着白大褂的中年女人，一个低头揉面，一个低头切菜，看样子两人都很忙。

“环卫清洁工、孤寡老人、留守儿童、贫困残疾人、农村进城务工人员、各类困难人群……我不在免费喝粥范围呢。”我看看墙上红纸上写的免费就餐范围，嘴里念叨着。切菜的女人转身打量我说：“第一次来吧？自己拿碗盛粥，随便喝，不在范围内也不向你收钱。”说着，她随手从橱柜里拿出一个盆，把切好的海带丝收到盆里，加几勺精盐，用筷子拌好放在矮墙上，问道：“馒头差不多了吧？”揉面的女人说：“差不多了，捡出来吧，蒸一锅。”

正说着，进来三个戴棉帽、穿棉袄的女人，帽子前檐上挂着白霜，棉衣外面套着橘黄色马甲。打头的女人摘下帽子，搓着手说：“这天，真冷啊！”看这身打扮，我猜她们是环卫工人。

一问，果然是。三名环卫女工，一名姓王，一名姓李，一名姓杨。我洗过手，盛了三碗粥，端到她们面前：“喝粥粥暖暖身子。”高个子小王说声谢谢，接着问我：“以前没见过你，是新来的义工吧？”我笑了笑，说：“算是吧，临时帮忙，只今天一个早晨。”她笑着应道：“热乎乎的粥，喝一口热在身上，暖在心里，我们姐妹把这粥叫暖心粥！”

小李接过话茬：“我们每天凌晨四点多出来干活，抡着大扫帚，干活时没感到冷，扫完停下来就冷了，特别是后背冰凉冰凉的，又冷，又累，又饿。”停一会儿，她指着碗里的粥说：“你看，这时热乎乎的粥做好了，还是免费的，喝一碗，是不是特别暖心？”

此时，陆续有人进来喝粥吃饭，人多了起来。主食是粥、馒头，配的是三种小咸菜。顾客自己盛，吃多少盛多少。忙完手中活，两个中年女人从厨房出来，坐在木凳上歇息。趁着空闲，我与她俩聊了起来，得知两个女人都姓赵。老赵五十岁，小赵四十八岁。

“你们几点起来做粥？”我问。老赵说：“每天五点半就来了。小赵蒸馒头，那是技术活儿，你看她蒸的馒头多白啊，多喧腾啊，好吃呢。我笨，负责做粥，拌咸菜，这活儿简单。每天七点饭菜就都准备好了。”

“我更笨了，就会刷盘子洗碗！”另一个女人正好走进来，笑着插话。老赵给我介绍：“她姓季，比我大一岁。我们常来这里干活的有六七个人。今天我们三个来，另外几个有事没来。”

小屋不大，人来人往。老季脱去大棉袄，挂在衣架上，又从衣架上拿一件白大褂穿上，走进了厨房，挽起袖子，开始刷洗客人用过的碗筷和盘子。

“这么辛苦，有多少报酬？”我问。老赵笑了：“我们都是义工，不要报酬。比起李大哥来，我们出点力气罢了。他出的可是真金白银啊！”

说曹操，曹操到。有人说，李大哥来了。我转过身，见进来一个男人，六十来岁，中等身材，国字脸，眉宇开阔，面相憨厚。我上前一步，握手问候。老季说自己经营着一家小企业，这个爱心粥铺是2012年开业的。在这里义务奉献过的义工来来走走，有三十多人。

说起办爱心粥铺的初衷，老季说：“有一次，起早外出谈业务，三天九夜特别冷，车出了点故障停在路边，见一名女环卫工人在干活，眉毛上都是白霜。聊几句，她说干完活，大冷天就想喝碗热乎乎的粥。还有，我居住的小区，有些七八十岁的老人，独自生活，手脚不大利落，做饭困难。小时候我家困难，读书时没得到好心人的帮助，就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。我与妻子商量，办了个免费粥铺。”

粥铺开办初期，只限环卫工人和孤寡老人用餐，后来扩大到今天的用餐范围。每天来喝粥的有五六百人，主要还是环卫工人和附近的老人。我跟着老季来到厨房里面，货架上有两个牌子的面粉，三袋盘锦大米、两袋五常大米，还有一些小米。老季笑呵呵地说：“这些都是爱心人士捐赠的，还没吃完呢，就又有送来。厨师们帮忙做义工，不要报酬。房子是我自己的，不花钱。剩下水电费，买点青菜，小来小去的，没几个钱。”

阳光透过窗户，洒在餐桌上。以环卫工人为主的就餐高峰过了。老赵说：“咱们把米粥和馒头热热，再拌个豆腐咸菜，老人们该来了。”说完，老赵、小赵还有老季，又忙了起来……

——摘自《人民日报》

一双棉套袖

◇张喜龙

“谁笑话你哩，你先戴上试火一下，看暖和不暖和？”我一向听婆的话，临走时，戴上了棉套袖。

到了学校，不但没同学笑话，我还对棉套袖爱不释手了。我不知道看似简单的棉套袖，竟然有如此神奇的功能：戴上后，我的手心手背不冷了，棉袄袖子里也不钻风了，写字时手也听使唤了，以后再也没有发生令人窘迫的事情。早上放学回家，我从灶膛里取出埋在柴灰里的红薯，用口吹上几下，然后卸下一只套袖，轻轻拍打几下，除去红薯表面的灰尘，就下肚了。这以后，每到寒冬，给我带来温暖的棉套袖，成了形影不离的“伙伴”，一直陪了我好多年。

光阴飞逝，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。昔日的棉套袖，如今已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现在农村的小孩，没人知道它了。但作为小时候伴随我多年的“神器”，它将永远珍藏在我的记忆里。

我忘不了戴棉套袖的艰苦岁月，更忘不了勤劳俭朴、把无私的爱和温暖传递给我的婆！

——摘自《西安晚报》



檀琦摄

啣甘蔗

◇初阳

这两年街边的水果摊还发明了一种简便的甘蔗切机，铡刀被安装在方管架上；先用刮刀刮去厚皮，再用铡刀将甘蔗切成拇指宽的小段；而将甘蔗中间的结，因水分少也难啣，就给丢掉了。这样吃甘蔗，既保留了原汁原味和原来的嚼法，也不再剥皮咬结地受难，十来元一根的甘蔗买回家，真正是老少皆宜了。

我啣着甘蔗，脑海里涌现的却是儿时的甘蔗替代品——甜秆儿。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可能都记得，以前生活条件太差，物资匮乏，根本买不起也不容易买到甘蔗。父母为了让孩子们吃零食、尝甜味，每到秋末去田里刨玉米秆儿的时候，会将那些不结大玉米棒的细秆儿，或压根没有长玉米棒的孤秆儿，先挑拣出来，等收工时，用玉米叶捆成捆儿；刚背回家，一大群孩子们立即围上来，你抽两根，我拽三根，争着抢着，欢心雀跃地喊：“啣甜秆儿喽！”小伙伴们张开小虎牙，咬开甜秆儿外皮，一口口地啣；一边啣，一边吸，几根甜秆儿能啣一下午。

啣完了甜秆儿，还不过瘾，伙伴们又会跑到田地里自己寻甜秆儿。对于吃多了甜秆儿的农村孩子们，很快就掌握了常识：粗壮秆儿，水分大没啥甜味；根部

稍微发点红的细秆儿，一般比较甜；不结玉米棒的孤老秆儿，不仅水分多，且营养全在秆儿上，有丰富的浓浓的甜味，能甜到牙根，让人啣了还想啣。

为了解馋，小伙伴们冬尝冰雪，春刨草根，找遍田野水渠边，终于寻到一种草根。其实，就是茅草的根儿，俗称“甜根草”。甜秆儿和甜根草好吃，且不用花钱，但甜度低、汁水少，无法媲美甘蔗。而介于甜秆儿和甘蔗之间，有一种甜高粱秆儿，比甘蔗甜，比一元一根的甘蔗便宜，大概一两毛钱一根。父母就会给我们买一捆，或者在菜地的边梁上给我们种一些，打打牙祭。那时的我们，啣着这些甜味，仿佛啣着母亲的乳汁，从中啣出的不仅仅是甜味儿，还有父母心中满满的爱。如今长大了，啣着甘蔗，才知道甘蔗的甜比甜秆儿不知强多少倍。

甘蔗还寓意着美。人们给出嫁的女儿送头年春节礼，喜欢用长长的甘蔗挑着红红的大灯笼，寓意日子像甘蔗一样，节节高，节节甜，越过越红火。

如今的孩子不缺零食，糖果、水果摆在桌上都不吃，谁会稀罕甘蔗？而我，感觉什么都成了回忆，但再也啣不出儿时的甜味了。

——摘自《西安日报》

陈家豆腐

◇阿米

这豆腐皮里都是豆油，都是精华，捞多了，豆腐的味道就差了。豆浆是在一个巨大的土灶上煮的，我最喜欢的就是在灶下烧火。说起来，煮豆浆的“烧火”也很有讲究，火大，火小，到什么火候就要马上撤柴，很有讲究，一般人是不会烧的，一锅豆浆烧得有糊味，啣不起啊！我先是蹲在二杰子身边看他烧，后来也争着烧起来，陈家厚道，也随着我，慢慢地，我也掌握了“烧火”的要义——人要实，火要虚，柴火进灶，一定得把它们挑起来，让柴火中心呈“空”状，这样，火头旺盛，轰轰作响，缸中发蓝……

多少年了，每吃到豆腐，不时会想起当年的陈家豆腐，想起那一片白茫茫的雪地里，孤独地立于小河边的小豆腐店，以及豆腐店周围萦绕的水汽。可惜当年没有相机，也可惜米勒死得太早，不然的话，他一定会到那豆腐小店，画下土灶前，一个少年坐在乱草堆里，迎着红红的灶火在那里兴冲冲地“烧火”……这可是米勒最擅长的“农村题材”啊！

——摘自《扬子晚报》



夜深篱落一灯明

◇曹春雷

夜幕低垂时，路过一个村子，无意间瞥到一处院落，篱笆围着，屋门开着，灯光倾泻出来，明晃晃的，把夜色切割出一大块。我停住了脚步，凝望，好像自己刚从这灯光里走出来。

我小时，就是住在这样的院落里的。一根根木棒埋在地里，排列起来，用铁条绑了，便成了篱笆。高高低低，疏密不一，如立在大地上的排箫，但做工不甚精致，能挡住什么呢？风挡不住，雨挡不住，蝴蝶挡不住，甚至连鸡也挡不住，振翅一飞，就能越过去。能挡住的，只有笨拙的鸭子和鹅了。但也有一两只，某一天兴之所至，突然发现自己扇动翅膀，居然也能飞起来，便在几次失败的尝试后，扑棱棱飞了过去。

篱笆，是世上最柔软的墙，存在的意义，不仅是隔绝和阻挡，更多的是一种昭告、一种宣示：篱笆内的领地是属于我的。如果墙有表情的话，那么砖

墙、石墙就是冷硬的，土墙是平和的，篱笆就是微笑的了。

夜色降临，我家灯光亮了起来，我在屋里，或在院子里，和母亲一起吃饭。这时邻居二牛、大顺常隔了篱笆，喊我：快吃啊，村里来了玩杂耍的，咱去看看。或者喊：村里来了唱戏的了。又或者喊：村里来演电影的了。那时候，村里的夜晚并不是沉闷的，隔上几天，就有节目要上演。说书的、耍猴的，也经常来。

听到喊声，我便坐不住了，急急扒几口饭，放下碗，冲到街上。母亲在背后喊我早点回来，也顾不上应答了。回来时常常夜已深，柴门半开着，屋里的灯光依然亮着。母亲正在灯下等我。母亲似乎有赶不完的针线活，总是在缝缝补补。那时母亲还年轻，没有花眼，线用没了，从线轴上扯下一段，用牙咬断，然后对着灯泡，举着线和针，很快线就能穿到针眼里去。

我讲着在街上看到的新鲜事，母亲听着，微微笑着。鸡舍里的鸡，梦吃般叫一声。院子里的狗，卧在篱笆旁，若是街上有人走过，会“汪汪”几声。要是邻居们经过，它就一声不吭。有时还站起来摇一下尾巴，向邻居示好。

读初中，离家三四里地，我跑校。下了晚自习，一路奔跑，越过一片丘陵，涉过一条河，穿过一片麦地，远远就望见了我家的灯光，心顿时就暖了起来。这世上，有人在夜晚跋山涉水，只要有一盏灯在等他，那么即便路途再遥远，再坎坷，他内心也不会觉得寒凉。

就像现在，我在异乡，分明望见了故乡的灯光。我知道，灯下的母亲，在等我，等我在某一天，喊着“娘”，推门而入。——摘自《扬子晚报》

袖底风

◇连恒

所有的风里，袖底风是最短暂又最隽永的，是最微小又最庞杂的。

底风是行走与奔跑的附属物，发生于一瞬间，也消失于一瞬间。每一缕袖底风都是一个人生活的印迹，那些当下，在袖底风短暂的存在时光里化为过去。风起无痕，风逝无迹，藏在袖中的时光悄然变旧，风在袖底消失后便在心底堆积，经年累月，便成了那些或深刻或浅显的记忆。

一个人静止不动时也会有袖底风出现，那是外来的风经行时偶然钻入袖底，鼓荡起衣袖的同时，也拂过了其中暗藏的时光。来自袖底的风与来到袖底的风并无二致，一样转瞬即逝，一样悄然无声，惟一不同之处，便是内外的温度差异，一个温暖，一个清凉，一个外来，一个内生，一个在汗水中蒸腾而出，一个却吹干了衣袖中手臂上的汗水。

阅历丰富之人才会珍视不起眼的袖底风，他们能感受到小小的风在身边掠过，能听到轻轻的风吟在心头响起。那些微微的袖底风，在些许无奈与些许希冀之中有了温暖的色彩，那是回忆的颜色，也是希望的颜色。

漫长的人生之中，总要有几缕袖底风偶然风起风落，在不经意间带来诸多感触与慨叹。小小的袖底风里，藏着关于过去的珍视，怀着关于未来的期望，有小小的心思与壮丽的豪情，有最近又最遥远的幻想。——摘自《今晚报》